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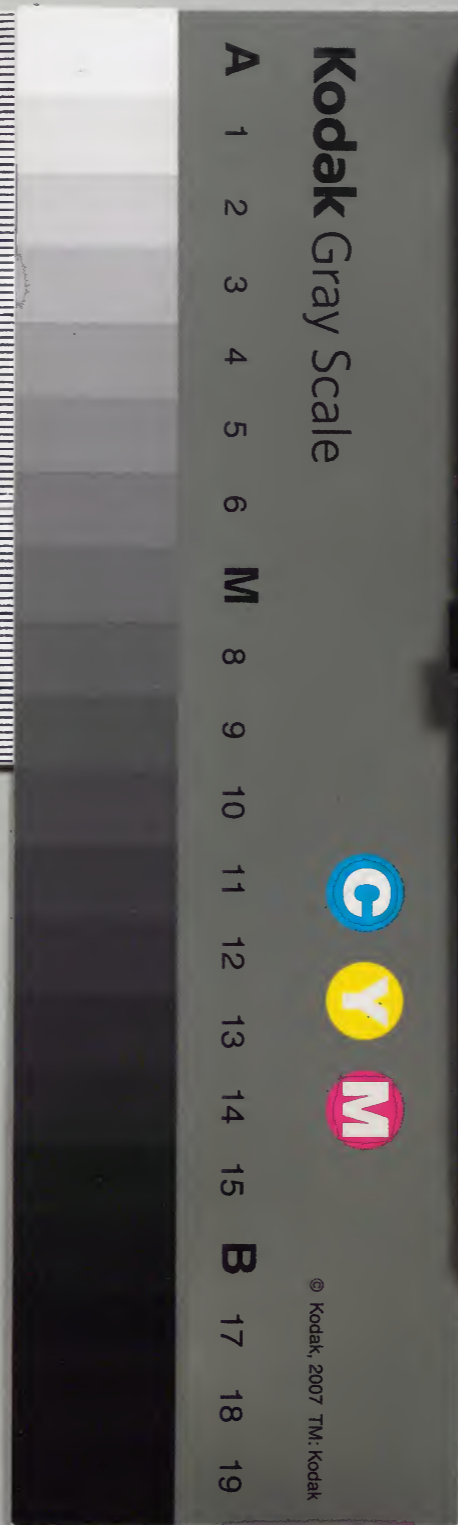
# 羣書治要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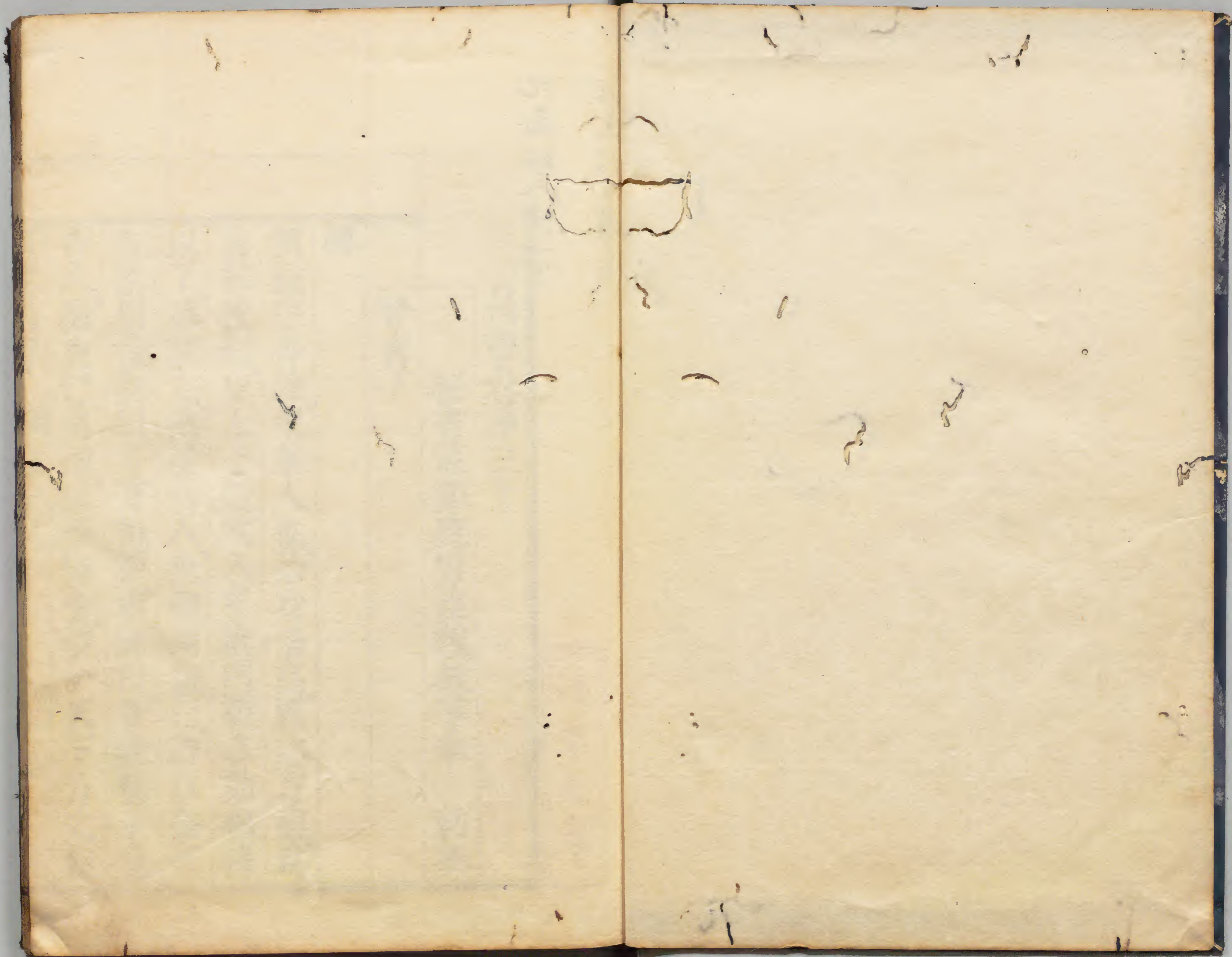
|      |   |
|------|---|
| 漢書門類 |   |
| 五    | 三 |
| 七    | 三 |
| 三    | 號 |
| 一    | 函 |
| 八    | 架 |
| 四    | 冊 |
| 七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五    | 漢 |
| 七    | 書 |
| 三    | 類 |
| 三    | 號 |
| 四    | 冊 |
| 七    | 架 |
| 元    | 函 |
| 函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733    |
| 冊數   | 47 ( 27 ) |
| 函號   | 297 25    |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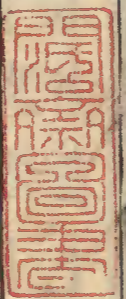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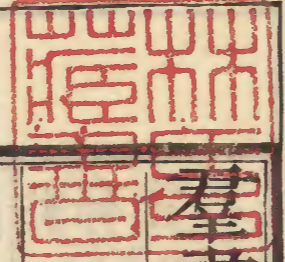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為  
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傳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  
古人猶克己為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習鑿齒

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筭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為之至如向詔非明怒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為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瘞至周幽王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



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  
 養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  
 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為開姦豈徒四  
 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  
 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  
 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為聖世耻

訴作訶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治亂之  
 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  
 而鈞義陳平韓信咲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  
 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  
 賢今病者則考慮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  
 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  
 合俗齊量者以己為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  
 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  
 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  
 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  
 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  
 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舊無今  
 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昔在前  
 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  
 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  
 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  
 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  
 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  
 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  
 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紆等深忌疾之會世祖



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豐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事事至王行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  
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願著崇有之論以  
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  
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  
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  
秀之興豐頽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  
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  
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  
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  
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  
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  
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  
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



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  
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  
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  
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  
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  
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  
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  
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哀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  
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  
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  
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  
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  
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  
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



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旣在尚書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勗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顛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



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  
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  
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  
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  
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  
罪乎

郗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  
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  
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  
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  
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  
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  
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  
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  
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  
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



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郟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卽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間、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

策作筭  
張利害  
作斬張  
跋扈

統從容待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為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犇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策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



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誓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



惟作推

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  
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  
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  
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  
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  
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  
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  
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舉作興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  
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  
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  
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  
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  
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  
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  
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  
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



無其字

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



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



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舊無不  
建二字  
補之

舊有字  
下有問  
所不犯  
之地六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為



字刪之

替無日  
字補之

治者綱舉而網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  
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  
過必漏，則為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  
此為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  
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  
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  
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  
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  
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  
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  
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  
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  
事，不善者必夷戮，警眾此為治誅赦之准式也。  
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  
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  
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  
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



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羊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  
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  
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  
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  
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替顛執贄而邊城不  
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  
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  
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  
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義渠  
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購  
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  
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  
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  
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  
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  
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  
歲之後族類繁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歛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



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而今異類互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輿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繼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為著作郎、

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伍長、所以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式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







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  
 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  
 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  
 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  
 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  
 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  
 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  
 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  
 土衆皆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  
 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  
 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  
 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小代之制後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  
 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

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

客舍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

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

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

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

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  
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  
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  
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  
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  
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  
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顓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  
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顓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舊無正  
字補之

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  
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  
所答左右文武勸顓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  
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  
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政刑清明  
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  
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



部恐性  
本書作  
及其執  
喪哀毀  
過禮

著於色養，幾滅部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織投杼，為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為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

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三十一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